

中國神話研究

第一章 幾個根本問題

「神話」這名詞，中國向來是沒有的。但神話的材料——雖然只是些片段的材料——却散見於古籍甚多，並且成爲中國古代文學中的色彩鮮艷的部分。自兩漢以來，曾有許多學者鑽研這一部分的奇怪的材料，然而始終沒有正確的解答。此可以他們對於那包含神話材料最多的山海經一書的意見爲例證。班固依七略作漢書藝文志，把山海經列在形法家之首。（形法者，大舉九州之勢，以立城郭室舍；六家，百二十二卷。）東漢明帝時，王景當治水之任，明帝賜景以山海

經、河渠書、禹貢圖，可知山海經在當時被視為實用的地理書了。王充這位有眼光的思想家也說：「禹主治水，益主記異物，海外山表，無遠不至，以所聞見，作山海經，董仲舒觀重常之鳥，劉子政曉貳負之尸，皆見山海經，故立二事之說。使禹、益行地不遠，不能作山海經；董、劉不讀山海經，不能定二疑。」（見論衡，別通篇）又說：「按禹之山經，淮南之地形，以察鄒子（衍）之書，虛妄之言也。」（見論衡，談天篇）這又可見王充也把山海經視為實用的地理書方物志，而且是禹、益實地觀察的記錄了。漢志以後，隋書經籍志（第七世紀）亦以山海經冠於地理類之首。（隋志：漢初蕭何得秦圖書，故知天下之要害，後又得山海經，相傳以爲夏禹所記。）自漢志以至隋志，中間五百多年，對於山海

經的觀念沒有變更。自隋志以後又三百餘年，五代末劉昫撰舊唐書經籍志亦以山海經入地理類；其後北宋歐陽修撰新唐書藝文志，南宋王堯臣撰崇文總目，皆因依舊說。便是那時候對於山海經頗肯研究的尤表，他的遂初堂書目（今在說郛中）也是把山海經放在地理類的。大膽懷疑山海經不是地理書的，似乎明代的胡應麟可算是第一人。他說：「山海經：古今語怪之祖。……余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，而侈大博極之，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，周書王會之詭物，離騷天問之遺旨，南華鄭圃之寓言，以成此書。」又說：「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穆天子傳，雜錄離騷、莊、列，傳會以成者，然以出於先秦，未敢自信。逮讀楚辭辯證云：古今說天問者，皆本山海經、淮南子，今以文意考之，疑此

二書，皆緣天問而作；則紫陽已先得矣。（皆見少室山房筆叢）胡應麟說「山海經是古今語怪之祖，」是他的灼見。他推翻了自漢以來對於此書之成見。然而尚不能確實說出此書之性質；他不曾明言這是一部「小說。」（中國的廣義的用法。）致清代修四庫全書，方始正式將山海經放在子部小說家類了。這一段山海經的故事，就代表了漢至清的許多學者對於舊籍中的神話材料的看法。他們把山海經看作實用的地理書，固然不對，他們把山海經視為小說，也不算對。他們不知道這特種的東西所謂「神話」者，原來是初民的知識的積累，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觀，宗教思想，道德標準，民族歷史最初期的傳說，並對於自然界的認識等等。

據最近的神話研究的結論，各民族的神話是各民族在上

古時代（或原始時代）的生活和思想的產物。神話所述者，是「神們的行事，」但是這些「神們」不是憑空跳出來的，而是原始人民的生活狀況和心理狀況之必然的產物。原始人民的心理，有可舉之特點六：一爲相信萬物皆有生命，思想，情緒，與人類一般；此卽所謂汎靈論（Animism）。二爲魔術的迷信，以爲人可變獸，獸亦可變爲人，而風雨雷電晦冥亦可用魔術以招致。三爲相信人死後魂離軀壳，仍有知覺，且存在於別一世界（幽冥世界），衣食作息，與生前無異。四爲相信鬼可附麗於有生或無生的物類，靈魂亦常能脫離軀壳，變爲鳥或獸而自行其事。五爲相信人類本可不死，所以死者乃是受了仇人的暗算（此惟少數原始民族則然）。六爲好奇心非常強烈，見了自然現象（風雷雨雪等等）以及生死睡

夢等事都覺得奇怪，渴要求其解答。(Andrew Lang: Myth, Rites and Religion, P. 48-52) 原始人本此蒙昧思想，加以強烈的好奇心，務要探索宇宙間萬物的秘奧，結果則爲創造種種荒誕的故事以代合理的解釋，同時並深信其真確：此卽今日我們所見的神話。

現代的文明民族和野蠻民族一樣的有它們各自的神話。野蠻民族的神話尙爲原始的形式，文明民族的神話則已頗美麗，成爲文學的泉源。這並不是文明民族的神話自始卽如此美麗，乃是該民族漸進文明後經過無數詩人的修改藻飾，乃始有今日的形式。這些古代詩人的努力，一方面固使樸陋的原始形式的神話變爲詭麗多姿，一方面却也使得神話歷史化或哲學化，甚至脫離了神話的範疇而成爲古代史與哲學的一

部分。這在神話的發揮光大和保存上，不能不說是「阨運」。中國神話就是受了此「阨運」而至於散亡，僅存斷片了。

就中國現存的古籍而搜集中國神話，我們不能不說中國民族確曾產生過偉大美麗的神話。爲什麼我們的神話不能全部保存而僅餘零星的片段呢？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內說：「中國神話之所以僅存零星者，說者謂有二故：一者華土之民，先居黃河流域，頗乏天惠，其生也勤，故重實際而黜玄想，不更能集古傳以成大文。二者，孔子出，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爲教，不欲言鬼神，太古荒唐之說，俱爲儒者所不道，故其後不特無所光大，而又有散亡。然詳案之，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別。天神地祇人鬼，古者雖若有辨，而人

鬼亦得爲神祇。人神殺雜，則原始信仰無由蛻盡；原始信仰存則類於傳說之言日出而巳，而舊有者於是僵死，新出者亦更無光焰也。」胡適在白話文學史內說：「故事詩（Epic）在中國起來的很遲，這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個很少見的現象。要解釋這個現象，却也不容易。我想，也許是中國古代民族的文學確是僅有風謠與祀神歌，而沒有長篇的故事詩，也許是古代本有故事詩，而因爲文字的困難，不曾有紀錄，故不得流傳於後代；所流傳的僅有短篇的抒情詩。這二說之中，我却傾向於前一說。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，如商頌之玄鳥，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詩的題目，然而終於沒有故事詩出來。可見古代的中國民族是一種樸實而不富於想像力的民族。他們生在溫帶與寒帶之間，天然的供給遠沒有南方民族的豐厚

，他們須要時時對天然奮鬥，不能像熱帶民族那樣懶洋洋地睡在棕櫚樹下白日見鬼，白晝做夢。所以三百篇裏竟沒有神話的遺跡。所有的一點點神話如生民玄鳥的「感生」故事，其中人物不過是祖宗與上帝而已。（商頌作於周時，玄鳥的神話似是受了姜嫄故事的影響以後倣作的。）所以我們很可以說中國古代民族沒有故事詩，僅有簡單的祀神歌與風謠而已。後來中國文化的疆域漸漸擴大了，南方民族的文學漸漸變成了中國文學的一部份。試把周南、召南的詩和楚辭比較，我們便可以看出汝漢之間的文學和湘沅之間的文學大不相同，便可以看出疆域越往南，文學越帶有神話的分子與想像的能力。我們看離騷裏的許多神的名字——羲和，望舒等——便可以知道南方民族曾有不少的神話。至於這些神話是否取

故事詩的形式，這一層我們却無法致證了。」（白話文學史頁七五—七六）

據胡先生的意見，則古代中國民族因為「生長在溫帶與寒帶之間，天然的供給遠沒有南方民族的豐厚，他們須要時時對天然奮鬥，不能像熱帶民族那樣懶洋洋地睡在棕櫚樹下白日見鬼，白晝做夢。所以三百篇裏竟沒有神話的遺跡」。但是我覺得只就三百篇以論定中國古代（北方）民族之沒有神話，證據未免薄弱了些罷？為什麼呢？因為三百篇是孔子刪定的，而孔子則不欲言鬼神。況且「時時要對天然奮鬥」的北方民族也可以創造豐富的神話，例如北歐民族。因為自然環境的不同，北歐的神話和南歐希臘的神話，色彩大異，這是事實。「神話是信仰的產物，而信仰又是經驗的產物。」

人類的經驗不能到處一律，而他們所見的地形與氣候，也不能到處一律。有些民族，早進於農業文化時代，於是他們的神話就呈現了農業社會的色彩……但是同時的山居而以游牧爲生的民族，却因經驗不同，故而有極不同的神話。」（*Mackenzie's Myths of Crete and Pre-Hellenic Europe; Introduction, P. 23-24*）可見地形和氣候只能影響到神話的色彩，却不能掩沒一民族在神話時代的創造衝動。現在世界上文化程度極低的野蠻民族如南非洲的布西曼（*Bushman*）族，只會掘掘植物的塊根，打些小鳥小獸過生活，又如奧伐赫萊羅（*Ovahero*）族，尚在游牧時代，他們都在熱帶，不必時時和天然苦鬥，他們很可以懶洋洋地睡在棕櫚樹下白日見鬼，白晝做夢，然而他們只有絕簡陋的神話。中國古代（北方）民族之會有豐富的神話，大概

是無疑的；（下面還要詳論。）問題是這些神話何以到戰國時就好像歇滅了。「頗乏天惠，其生也勤。」不是神話銷歇的原因，已經從北歐神話可得一證明；而孔子的「實用爲數」，「在戰國時亦未有絕對的權威，則又已不像是北方神話的致命傷。所以中國北部神話之早就消歇，一定另有其原因。據我個人的意見，原因有二：一爲神話的歷史化，二爲當時社會上沒有激動全民族心靈的大事件以誘引「神代詩人」的產生。神話的歷史化，固然也保存了相當的神話；但神話的歷史化太早，便容易使得神話殭死。中國北部的神話，大概在商周之交已經歷史化得很完備，神話的色彩大半褪落，只剩了生民、玄鳥的「感生」故事。至於誘引「神代詩人」產生的大事件，在武王伐紂以後，便似乎沒有。穆王西征，一定

是當時激動全民族心靈的大事件，所以後來就有了「神話」的穆天子傳。自武王以至平王東遷，中國北方人民過的是「散文」的生活，不是「史詩」的生活，民間流傳的原始時代的神話得不到新刺激以爲光大之資，結果自然是漸就殞死。到了春秋戰國，社會生活已經是寫實主義的，離神話時代太遠了，而當時的戰亂，又迫人「重實際而黜玄想」，以此北方諸子爭鳴，而皆不言及神話。然而被歷史化了的的一部分神話，到底還保存着。直到西漢儒術大盛以後，民間的口頭的神話之和古史有關者，尙被文人採錄了去，成爲現在我們所見的關於女媧氏及蚩尤的神話的斷片了。

從上文的論證而觀，中國北部民族曾有神話，大概可以

信了。現在我們就可以看一看現有的中國神話的斷片內，何者是可以算是北部民族的產物。淮南子、覽冥訓云：

往古之時，四極廢，九州裂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載；火燼炎而不滅，水浩洋而不息；猛獸食鰥民，鷲鳥攫老弱。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，斷鼇足以立四極，（高誘注：天廢頓，以鼇足柱之，）殺黑龍以濟冀州，積蘆灰以止淫水；蒼天補，四極正，淫水涸，冀州平，狡蟲死，鰥民生。

這一段可說是中國的洪水神話的片斷。北歐神話說神奧定（Odin）殺死了冰巨人伊密爾以後，將他的頭蓋骨造成了天，又使四個最強壯的矮人（在北歐神話內有矮人，與神同時存在，居於地下穴，善工藝）立於地之四角，撐住了天，不

讓天崩墜下來。這裏所說北歐神話的四個矮人撐住了天，把天看成了青石版一樣的東西，和我們的女媧鍊五色石補天，斷鼉足爲柱，撐住了天，實在是很有趣味的巧合。北方民族大概是多見沉重的陰暗的天空，所以容易想像天是一塊石版。這是從自然現象的關係上推測「女媧補天」之說大概是北方的神話。再看淮南子天文訓又有這樣一段話：

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，怒而觸不周之山，（高誘注：不周山在西北，）天柱折，地維絕；天傾西北，故日月星辰就焉，地不滿東南，故水潦塵埃歸焉。

這裏所說共工的破壞工作，大概是在女媧補天立柱以後；從列子、湯問裏的一條同性質的記載，我們更可以明白：

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（天）闕，斷鼃之足，以立四極。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，怒而觸不周之山，折天柱，絕地維，故天傾西北，日月星辰就焉；地不滿東南，故百川水潦歸焉。

補史紀的三皇本紀却有很不相同的記載：

諸侯有共工氏，任智刑，以強霸而不王。以水壅木，乃與祝融戰，不勝而怒，乃頭觸不周山，崩。天柱折，地維缺。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，斷鼃足以立四極，聚蘆灰以止滔水，以濟冀州。於是地平天成，不改舊物。

把女媧補天作爲共工氏折斷天柱以後的事，未見他書，所以三皇本紀云云，顯然是修改了傳說，然而修改得太壞了。淮南子成書較早，所據舊說，自然較爲可靠。所謂「天傾

西北……地不滿東南，」正是北方人民對於宇宙形狀的看法；由此也可想像女媧的神話大概是發生在北部了。

我們再看楚辭內有沒有說到女媧及共工氏。離騷中有「路不周以左轉兮」一句，並未說到女媧。天問裏既言「女媧有體，孰制匠之？」又言「康回憑怒，墜何故以東南傾？」「八柱何當？東南何虧？」康回是共工之名，「墜」訓「地」，所以「康回憑怒，」及「八柱何當？」等句大概就是指共工氏頭觸不周山以至天傾西北，地不滿東南而言。但是可注意的是屈原未言及女媧補天之事。屈原是長江流域即中國中部的人，他很熟習並且喜歡神話，如果中部民間也有女媧補天的神話，則屈原文中未必竟會忘記了引用。然而竟沒有。即此便可想見那時楚與北方諸國雖交通頻繁，而北方的神話